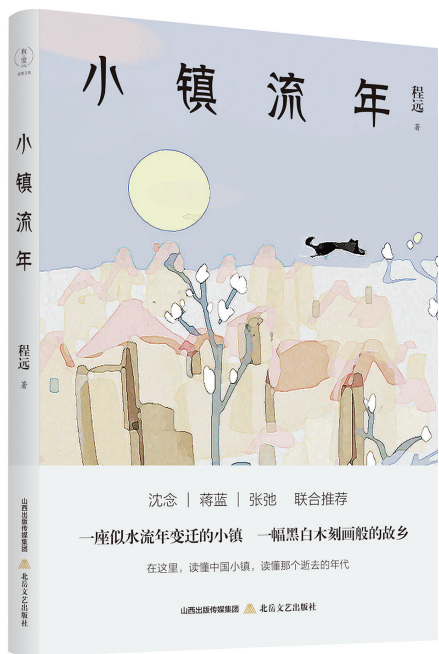


小镇文学青年的突围

谷轶波

究竟该读什么书

李伟明



《小镇流年》
程远 著
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4年10月出版

按程远的介绍，树基沟处在大山深处，原本只有几户或十几户人家散落，因发现铜矿，吸引四面八方而来的人群，逐渐形成了红极一时的有着几千人口的矿山小镇。这个小镇有车站、礼堂、邮局、合（作）社、饭馆、粮站、幼儿园、学校……像极了路遥笔下孙少平挖煤的大牙湾，也恰似笔者从小成长的山化。或许可以说，在树基沟、大牙湾、山化这样的小镇里，造物主都做着同样的游戏：选择一片荒野设下圈套，让地下涌出金银铜铁煤石油天然气，利诱四面八方的人群聚集，然后繁衍，然后繁华，然后没落，最后又变成一片荒野。这里的男人刚强，女人坚韧，老人良善，儿童狡黠。男人像背负大山一样支撑家业，女人像弱水一样滋润家庭。他们默默耕耘，坚韧生长，“生活在贫困之中，却仍然怀揣着善良”，不伟大也不至于渺小，尽管平凡却不平庸。他们爱这片土地，因而一边含着泪一边努力地生活着。

树基沟是程远的桃花源，或者是属于1983年前的程远的桃花源。他出生在这里，并在广阔天地里野蛮生长，与刘波、孙朋们把青春写在前山后山南岔北岔。多年以后，他以记忆作筏，向着时光最深处洄游，用笔记录下多年前的山河草木、至亲师友。他的笔底充盈着泥土气息和荷尔蒙的味道，以及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热爱。唯其热爱，他才会不厌其烦叙述只有他搞得清方位的前山后山南岔北岔，不厌其烦叙述只有他分得清隶属关系的北三家、红透山、莫日红，以及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他的发小、好友、同学、老师、邻居、街坊，甚至交往不多或并无交集的人。写人如见其人，记事如临其境。笔底有情，文字便活了起来。

这笔底情投射在亲人身上，变成了父亲的刚强和母亲的柔和。

《父亲在天上》的开篇，程远用18行200余字，罗列了父亲程继恩来到树基沟之前的简历。1955年对父亲来说是人生的分水岭，他本来可以成为生长在沈阳的

城里人，却不知为何选择来到树基沟成为一个搬运矿石的工人，以至后来遭遇危险，落下腿疾。对于父亲的选择，程远问出了“为什么”，父亲没有回答。若干年后，程远辞职到沈阳谋生，父亲选择了支持。也许，儿子的选择弥补了父亲曾经的选择。父辈遭逢苦难，总可以给儿辈一点有益的借鉴。在《父亲在天上》这篇文章中，有一段话让人泪目：“记得有段时间，父亲在距家很远的苍石尾矿坝打更，每次下班回家，也都要背上两捆柴火，从山间小路到矿区大道，蹒跚而行，高耸的柴火压在父亲弯曲的背上，让人疑心是不是整座大山他都要搬回家来。”

相比父亲的刚强，母亲柔弱如水，却也坚韧如水。《母亲的记忆》中，程远用10段文字简述了母亲的一生。在她笔下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勤劳善良忍辱自卑节俭爱美的女人。这是程远的母亲，也是我的母亲，是千千万万中国伟大母亲的缩影。她们照顾孩子、料理家务、耕织洗补、日夜辛劳，悲痛欲绝之时也不免要承受男人的粗暴，奴隶一般含羞忍辱。生活给予她们无尽的苦痛折磨，她们却依然用她们的坚韧，让人看到潜隐在她们瘦削身体里的伟力。在中国文字里，形容伟大的事物，总是以女性的“她”，诸如辽远的天空，深沉的大地，奔腾的河水，广袤的草原……歌德怎么说、“伟大的女性，引导我们上升。”世界所有美好的事物，都由母体脱胎而来。

这笔底情投射在师友身上，变成了成长的快乐与烦恼以及时代烙印。

我特别喜欢程远写的有关童年的趣事：在前山脚下捉迷藏、玩打仗，偷吃地里的红薯、萝卜、黄瓜，甚至乌米；在后山脚下的河套游泳、洗衣、放鹅放鸭；在铁道上将铁钉压成一个个弯刀剑戟，或者坐在瘦瘦的铁轨上，看道下的白房炊烟，以及过年时节家家挂起的大红灯笼；春天，在南岔的山梁上采摘大叶芹、青毛广、红毛广、四叶菜、猫爪子、蕨菜、猴腿和刺嫩芽；秋天，去红松林里摘野果、捡蘑菇……看着程远的叙述，你真想也去那“盛产山野菜的地方”（树基沟的满语意）走一走看一看，坐坐只有两节车厢的绿皮火车，看看俱乐部里上演的电影、二人转、评剧和革命样板戏，翻一翻合（作）社里的小人书，尝尝小馆里单大爷做的家常菜和大豆腐。

成长的道路自然也有烦恼，比如无端地被小学班主任诬为“八人帮”的头头，无端地被中学临时班主任给了一记直拳，甚至一起成长的伙伴过早逝去，“有时会突然感到莫名的不安、烦躁、寂寞和伤感”。这些都是成长的代价，与总是蓝的天、明亮的阳光相比，只是太阳雨的几点雨滴。

还是回到那个充满理想和浪漫气息的年代吧。《小镇流年》里有几篇以人为题的文章，写的是曾经和程远一起相伴成长的文学青年。这些文章里有文学青年的浪漫，他们雅集饮酒、吟诵诗书，甚至踏雪寻梅；也有文学青年的落魄，半途而废的可惜，甚至白了生命，一些文字读来，让人不禁唏嘘。

我觉得读书之事，还是因人而异为好，既不必跟着别人读“必读之书”，也不必跟着别人拒绝某些“不必读之书”。每个人的阅读水平、认知能力、职业要求、兴趣爱好是不同的，甚至差别还大得很，哪有什么统一的读书标准？教授是专职做研究的，很多书对他来说可能需要反复研读，另一些书则可能对他的工作毫无用处，所以他有选择的自由。但这种选择对于普通读者来说，能是一回事么？如果水平没达到相应的层次，却盲目跟在别人背后，读别人眼中的“经典”，也许会消化不良，不知所云；至于跟风远离别人眼中的“不必读书目”，则可能错过了属于自己的风景。

读书固然要见贤思齐，要博采众长，要向别人学习良好的读书方法，但另一方面，也不要受别人太多的干扰。特别是对具备识别能力的读者来说，更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。一个成熟的读者，该读什么，不该或者不需要读什么，应该做到自己心里有数。拿到一本书，要不要看下去，最好凭自己的判断去决定。这也不是多难的事，一般来说，看了开头或内容提要，就大致可以选择读还是不读。

鞋子是否适合自己的脚，要自己穿了才知道。读书也是这个道理。一本书是否对自己有价值，要自己读了才知道。读书和吃东西差不多，每个人的口味不尽相同。人家觉得味道好的，你不一定感到可口。人家觉得不好吃的东西，也许是你的最爱。更何况，还有很多新书，别人大概也没怎么看过呢，岂能因为他没有推荐，你就不去碰它？

有些所谓的名家，看问题其实也是很主观的。很多书，他根本没怎么看，就凭感觉，把意见推销给别人。比如，有的人对金庸很反感，说他的作品垃圾得很，所以他从来不看。那么问题来了：既然从来不看，又如何得知人家的东西垃圾得很？这样的人，我就遇到过好几个。你说他没水平吧，人家又是著述颇丰的作家；你说他高水平吧，说话又不讲逻辑。每每遇到对某本书一棍子打死的人，我就会问他：既然这本书不好，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？如果他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只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批判词，只能说，他们是那种自我感觉良好又喜欢跟着感觉走的人，他们的观点只能代表自己，未必值得推广。像这种情况，就别轻信为好，还是自己看了书再说。

抛开开口开河的情况，就算认真发表意见，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。一本书的信息量也许是很大的，谁都可能从中读出新意，别人忽略的视角，没准与你有缘呢。所以，即使人家认为不值得看的书，如果你有时间，有好奇心，也不妨看一看，说不定会有意外的发现，有相应的收获。事实上，很多名著并非一问世就被广泛认可，也是经历了一番沉浮才产生巨大影响的，这就是时间的力量。因此，别人认为不必要看的书，不等于其他人也不必要看，不值得看。比如那位教授说的某个时期的作品不必阅读，我就不以为然。从文学鉴赏的角度看，或许某个时期的作品已经“过期”了，没有借鉴意义，但从了解一个时代的面貌这个角度，这些书也许是一个侧面的见证呢？全盘否定，未免草率了些。

对大多数人来说，他的时间远未达到必须精准选择图书阅读的程度。能引导他看书，就很不错了，还谈得上挑三拣四、好高骛远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，只要能唤醒人们的阅读意识，让大家都喜欢亲近图书，就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，哪里需要告诉人们这个不必读那个无需看？我倒是担心，如果动辄宣传“不必读”书目，正好为某些厌恶书籍的人找到了不读书的理由，让阅读氛围更加冷清，让愿意读书的人越来越少。

究竟该读什么书？这个问题犹如小马过河，老牛说的未必对，松鼠说的也未必错，小马自己走一遍才算数。除了有毒读物，我觉得，只要大家养成阅读习惯就值得肯定，至于读古代还是现代，中国还是外国，文史还是科技，大作家还是无名氏，尽管自便。要相信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读书之事，只要用心对待，总会有所回报。

